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证据

研究生姓名： 赵乘崑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杨世峰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 金融硕士

研究方向： 金融投资与理财实务

提交日期： 2023年6月12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赵象崖 签字日期：2023.6.12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2023.6.12

导师(校外)签名：_____ 签字日期：_____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赵象崖 签字日期：2023.6.12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2023.6.12

导师(校外)签名：_____ 签字日期：_____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amily
Financial Literacy on Common Prosperity
-Evidence from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Candidate: Zhao Chengyin

Supervisor: Yang Shifeng

摘 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家庭金融素养水平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的金融决策能力,金融素养的匮乏从主观角度限制了家庭利用金融市场谋求自身发展的能力。因此,研究金融素养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以在共同富裕的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金融的重要作用。

为了从微观视角分析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借鉴现有文献中的共同富裕微观评价体系,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对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并选择利率认知、通货膨胀认知、风险判断、对金融与经济信息关注程度和对金融市场的了解程度等9个问题,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进行测度。在实证分析中,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引入交互项考察该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与财富规模异质性。此外,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比例与家庭风险厌恶水平在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作用在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均显著。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农村家庭和财富规模较小的家庭而言,提高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大。此外,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得出,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比例和降低家庭风险厌恶水平两条中介渠道促进共同富裕。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要重点提升农村家庭和财富规模较小的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同时,加大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保障家庭投资者在资产配置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金融风险资产配置在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 共同富裕 金融素养 金融资产配置 风险厌恶水平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embodies the common ideal of all the people. Finance has been closely linked to family life, and the level of financial literacy of familie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The lack of financial literacy subjectively limits the ability of families to utilize the financial market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common prosperity, we can fully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of financ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inancial literacy on common prosperity from a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uses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individual common prosperity, and measures the family's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ree dimensions: material wealth, spiritual wealth, and social sharing. In this paper, we selected nine questions, such as interest rate cognition, inflation cognition, risk judgment, attention to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market, and used factor analysis to measure the financial literacy of households.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y establishing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inancial literacy on common prosperity. Furthermore, by introducing interactive items, it examines the urban-rural

heterogeneity and wealth scal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In addition, the paper u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household risk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and family risk aversion level i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common prosper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family financial literacy has a significant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is promoting effect is significant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aterial wealth, spiritual wealth, and social sharing. Moreover, there are urban-rural heterogeneity and wealth scale heterogeneity in this promotion effect. For rural families and families with smaller wealth scales, improving financial literac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s, this article verifies th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financial literacy of families can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wo intermediary channels: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financial risk assets held by households and reducing the level of risk aversion of familie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literacy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those with smaller wealth.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amily investors in the process of asset alloc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risky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literacy for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Financial literacy;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Risk aversion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3
1.2.1 共同富裕相关文献	3
1.2.2 金融素养相关文献	6
1.2.3 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的相关文献	7
1.2.4 文献述评	9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9
1.3.1 研究内容	9
1.3.2 研究方法	10
1.3.3 研究流程图	11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12
1.4.1 研究创新	12
1.4.2 研究不足	12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分析	13
2.1 概念界定	13
2.1.1 共同富裕	13
2.1.2 金融素养	13
2.2 理论基础	13
2.2.1 可行能力理论	14
2.2.2 金融排斥理论	14
2.2.3 家庭金融理论	14
2.2.4 计划行为理论	15
2.3 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分析	15
2.3.1 金融素养对物质富裕的影响机制	15

2.3.2 金融素养对精神富裕的影响机制	17
2.3.3 金融素养对社会共享的影响机制	18
2.4 研究假设	19
3 共同富裕、金融素养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21
3.1 数据来源	21
3.2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21
3.2.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21
3.2.2 共同富裕指标测度	24
3.2.3 共同富裕现状分析	25
3.3 金融素养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27
3.3.1 金融素养指标体系	27
3.3.2 金融素养指标测度	29
3.3.3 家庭金融素养现状分析	32
4 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	34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34
4.1.1 数据来源	34
4.1.2 样本选择	34
4.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34
4.2.1 变量选取	34
4.2.2 模型设定	37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8
4.3.1 相关性分析	38
4.3.2 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38
4.4 内生性检验	40
4.5 异质性分析	42
4.5.1 城乡异质性分析	42
4.5.2 家庭财富规模异质性分析	43
4.6 中介效应分析	44
4.6.1 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中介效应	45

4.6.2 家庭风险厌恶程度的中介效应.....	47
4.7 稳健性检验.....	48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0
5.1 研究结论.....	50
5.2 政策建议.....	51
参考文献.....	53
致谢.....	58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我国进入了脚踏实地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了重大部署，并提出了“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1）强调，共同富裕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科学内涵，既要求全体人民的富裕，也要求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全面富裕。罗楚亮等（2021）通过分析 2013-2018 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得出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总体较高且呈相对稳定状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22）》

图 1.1 2003-2021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图 1.1 列示了国家统计局 2022 年 5 月公布的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列示的 2003-2021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图中可以看到，我国基尼系数自 2003 年后一直高于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 0.4，并于 2008 年达到最大值 0.491，

近年虽略有下降，但仍处于呈现高位徘徊的状态。除此之外，在解决了绝对收入贫困的基础上，低收入群体和部分农村地区的教育文化投入、社会保障、健康与医疗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着一定不足。因此，后扶贫时代除了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还应重视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供给等多方面的公平。由此可见，积极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对于踏实地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支持，是保障社会公平、提高弱势群体收入并提升其自身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此类弱势群体得到的金融支持较少，主要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两方面原因。首先，由于金融市场参与门槛、贷款抵押物等方面的要求，从客观上将弱势群体排除在金融服务对象之外。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促使金融服务向基层下沉，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的投资和融资机会。其次，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弱势群体在获得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排斥。吴本健（2017）认为，金融素养水平较低是导致家庭出现自我排斥现象的重要原因。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 2017 年、2019 年和 2021 年从金融知识、行为、态度等维度上，对我国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水平开展问卷调查。根据 2021 年公布的最新金融素养调查结果来看，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为 68.06，而农村居民的平均金融素养仅为 64.41。此外，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下的被调查者的金融素养水平明显低于高收入人群。因此，我国农村和中低收入群体的金融素养水平偏低，从主观角度严重制约了他们通过投资和融资决策获取金融福利。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从家庭这一微观主体入手，探讨提升家庭金融素养能否促进共同富裕，为充分发挥金融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供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撑。

1.1.2 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讲，现有文献多从宏观角度构建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此类宏观指标有利于评价某个区域的共同富裕水平，但是对家庭之间存在的异质性较少考察。本文参考张金林（2022）构建的共同富裕微观评价体系，主要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方面来评价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从微观层面测度共同富裕水平有助于探索家庭之间存在的个体差异性，从而为探讨如何从微观角度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依据。此外，现有研究大多从财富、收入或者财富差距等单

一维度探讨金融素养对家庭的影响，本文基于推进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从金融行为、风险态度两方面分析家庭金融素养对家庭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和社会共享的影响机制，将家庭金融素养的相关研究拓宽到共同富裕层面。

从现实意义上讲，我国现阶段已摆脱了绝对收入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现阶段的主要发展目标。本文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分析了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家庭金融素养不仅对家庭的物质富裕具有促进作用，还能提升家庭的精神富裕和社会共享水平。本文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得到，提升农村家庭与低财富水平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对微观层面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更大。这意味着，金融素养普及工作应向农村家庭和低财富水平家庭倾斜。此外，本文通过中介效应分析验证了提升家庭金融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有助于为从微观家庭视角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制定提供思路。

1.2 文献综述

1.2.1 共同富裕相关文献

（一）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共同富裕的思想根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礼记》中最早阐释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描绘了天下为公、人人能享受完善的社会保障、和谐发展的美好社会，展现了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在党的多次会议中被提及，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通过深入考察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主张“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使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新时代，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的高速发展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共同富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目标。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到 21 世纪中期，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在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诠释方面，一些学者只是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角度来进行论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精神文化、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维度也包括在内。周文（2022）提出“共同”和“富裕”展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富裕”体现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共同”则代表了“富裕”的社会主

义性质。郁建兴（2021）提出共同富裕要以发展性为前提；其次，要满足共享性这一核心目标，体现出“公平”“共同”等概念；最后，发展性和共同性都要满足可持续的条件。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要求物质、精神等维度的全面富裕。刘培林（2021）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阐释了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从政治角度看，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理念；从经济角度看，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财富又包括精神成果，意味着人民的幸福生活与全面发展；从社会角度看，共同富裕体现了中等收入阶层在数量上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有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发展。杨静（2018）着重强调了精神贫困成为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的严重阻碍，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应当给予足够的关注。

综上所述，尽管诸多学者对共同富裕的具体内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维度，首先，共同富裕代表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次，共同富裕代表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最后，共同富裕代表了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

（二）共同富裕的测度

目前，对共同富裕的定量研究较少，各个学者提出的衡量指标也不尽相同。早期，研究者们使用基尼系数等指标从收入差距的单一维度进行研究。然而，这种衡量方式仅考虑了贫富差距，无法反映财富总水平的变化。单凭基尼系数的降低，无法判断究竟是“共同贫穷”还是“共同富裕”。认识到这一问题，诸多学者将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均衡分配一起纳入共同富裕评价体系。邹克（2021）认为共同富裕应该具有“高财富、高平等”的特点，并利用了收入子系统、平等子系统以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了共同富裕的定量评价指标。共同富裕则是“收入增长”和“平等程度提升”两个过程耦合的结果。万海远（2021）将共同富裕分为“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维度，并分别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基尼系数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衡量。

在兼顾收入增长与财富分配的前提下，众多学者进一步考虑了共同富裕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将精神文化、社会保障等维度纳入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陈丽君（2021）在共同富裕的指标构建中，在考虑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教育、健康和医疗、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诸多维度。申云（2020）从农村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建立了一套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测度体系，全面地体现了农民的收入、生活便捷性、社会保障和科教文

卫服务的水平。吕新博（2021）从多维贫困的视角提出，当某一地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趋近于零则可认为该地区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并从教育、生活水平、健康、生活环境四个维度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评估。从微观角度，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每一个个体的发展情况，张金林（2022）使用 CHFS 微观数据，以家庭为测度对象构建了个体共同富裕衡量指标体系。该微观指标主要考察了家庭的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状况，并综合考虑了家庭所在地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为从微观角度测度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总结了现有文献中共同富裕水平测度的主要维度和选取的具体指标，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共同富裕指标的测度方法汇总

测度对象	代表文献	评价维度	主要指标
国家	万海远（2021）	总体富裕、共享富裕	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省、市	邹克（2021）	收入维度、平等维度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工资、城乡收入比、基尼系数、贫困发生率、失业率
	陈丽君（2021）	发展维度、共享维度、可持续维度	收入、消费、医疗健康、教育、住房、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文化等 53 个细分指标
	申云（2020）	物质生活维度、精神生活维度	收入水平、生活便捷度、生活品质、社会保障、科教文卫服务
	吕新博（2021）	教育、健康、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维度	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医疗保险、清洁能源、清洁用水、住房、文化设施等 12 个细分指标
家庭	张金林（2022）	物质富裕维度、精神富裕维度、社会共享维度	收入、财富、消费、健康、社会保障、家庭文化教育投入、家庭所在地的城乡收入差距等 16 个细分指标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整理

表 1.1 总结了目前关于共同富裕定量研究的主要维度和具体指标的选取。在共同富裕的量化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从宏观层面进行衡量省、市等区域共同富裕水平，以便评价和比较我国各省、市的共同富裕建设情况。在微观视角，张金

林（2022）充分考虑了家庭之间的个体差异，利用针对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衡量了个体共同富裕指标。

1.2.2 金融素养相关文献

（一）金融素养的定义

Noctor 等（1992）最早提出了“金融素养”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人们运用或管理资金来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能力。随着对金融素养的深入研究，学术界对金融素养的界定产生了分歧。部分学者将金融素养等同于金融知识，Kim（2001）将金融素养定义为现代社会生存必要的金融知识。Bowen（2002）将金融素养等同于问卷调查对象对基础金融概念的理解程度。Lusardi（2008）用人们对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例如对风险分散、复利计算等问题的了解，来定义金融素养。然而，具备金融知识并不意味着人们拥有能力利用金融市场来解决现实问题并获得金融福祉。Huston（2010）提出，金融素养是一个比金融知识更大的范畴，还包含了个人对金融知识的应用能力。Moore（2003）将金融素养定义为，个人在追求金融福祉过程中，对金融信息的获取、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世界经合组织 OECD（2005）的一项调研活动中，将金融素养定义为个人掌握的经济、金融相关基础知识，以及其利用自身知识储备参与金融市场，并做出理性的投融资决策的动机、意识和行为。

（二）金融素养的测度

金融素养水平的测度依赖于高质量的问卷调查数据，由于不同的问卷调查项目在问卷设计上不尽相同，研究者在金融素养测度的指标选择、判断标准等方面呈现多元化。

现有研究在指标选取时主要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视角。客观视角的金融素养在测度过程中偏重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和认知，它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客观的金融知识问答来进行，以被调查者的回答是否正确为依据，来对被调查者的金融素养进行评分。Mitchell（2015）采用问卷调查对象对利率、通货膨胀以及风险分散的回答，从客观角度测度了美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尹志超（2014）采用利率的计算、通货膨胀的理解、投资风险的认知三个基础的金融问题测度了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相较于荷兰、美国等

国家严重匮乏。主观视角的金融素养在测度的过程中，主要是以问卷调查对象对于金融知识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价为依据。Lusardi (2014) 用受访对象对自己的金融素养作出的评价来度量主观金融素养。吴琨和吴卫星 (2017) 通过受访者自我评价对股票等三类金融资产和购房贷款等六种融资工具的认知程度，从主观角度测度了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部分学者进一步分析了主观、客观两种指标选取角度测量金融素养的偏差。胡振和臧日宏 (2016) 认为，从主观角度选取指标会由于受访者的过度自信等原因产生测度偏差。因此，部分学者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一起纳入了金融素养的评价体系中，Allgood 和 Walstad (2016) 发现，综合考虑客观维度和主观维度的指标，可以更好地反映受访者的金融素养。单德朋 (2019) 在金融素养的测度中，将金融规划、金融行为等指标与金融知识同时纳入金融素养的评价体系。刘国强 (2018) 编制了一套包括基础金融知识、风险认知、金融规划等 9 大模块共 52 项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衡量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

在对选取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时，现行的方法主要有加总法和因子分析法。加总法一般是将回答正确的问题进行加总计算金融素养的综合得分。但是，诸多学者发现，金融素养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此，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金融素养综合指标被目前的研究者广泛采纳。例如，刘国强 (2018) 通过将金融素养的诸多评价指标归结为几个不相关的公共因子，再以每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做为权重计算得到家庭的金融素养综合指标。

1.2.3 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的相关文献

目前，关于金融素养对家庭的影响的相关文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学者从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的角度入手，主要探讨金融素养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保险的参与、信贷的获得等方面；另一部分学者直接从家庭的收入、财富以及财富差距等视角，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家庭的影响。

首先，从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来看，目前文献主要围绕着家庭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保险参与等方面。在家庭的投资决策方面，尹志超 (2014) 指出，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匮乏是限制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曾志耕 (2015) 从家庭持有的资产组合的多样性角度分析认为，高金融素养的家

庭选择金融投资产品的种类更为丰富，可以有效降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吴卫星（2018）采用夏普比率作为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的测度指标，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家庭往往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的有效性较高。在家庭的融资决策方面，提升金融素养有助于家庭获取正规渠道的资金支持。吴卫星（2019）研究指出，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家庭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并降低家庭获取资金支持的成本。吴卫星（2018）提出，金融素养的提高还可以降低家庭的过度负债，促使家庭更加合理地利用信贷市场进而提高自身金融福祉。从家庭购买保险的角度来看，杨柳（2019）认为，提升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可以提高家庭配置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进而提高家庭通过保险市场实现风险规避的能力，尤其对于商业健康保险与人寿保险而言，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家庭决策者的持有意愿较高。庄新田（2022）认为金融素养可以促进家庭开展养老规划，金融素养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来实现社会养老，或者利用商业养老保险等多样化手段实现自我养老。但是，金融素养较低的家庭更有可能选择家庭养老，从而使家庭面临较大的养老压力。

其次，部分学者从家庭的收入、财富、财富差距等视角，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家庭的影响。Behrman 等（2012）利用智利数据研究认为，家庭财富水平可以随着金融素养的提升而提高。方舒（2021）研究指出，提升家庭的金融素养对降低贫困发生概率具有很大帮助，同时，对低收入家庭而言，金融素养可以带来更大的边际效应。单德朋（2019）通过实证研究也认为，对于我国城镇家庭而言，开展金融教育，进而提高金融素养，是有效减缓城市贫困的重要举措。雷汉云（2022）通过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可以通过优化家庭的金融决策进而在减缓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金融素养不仅可以提高家庭的收入或财富水平，还有助于缩小家庭的财富差距。金融素养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影响着家庭的诸多金融行为，王正位（2016）从动态的角度研究我国家庭的微观收入流动性，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低收入家庭突破“贫困陷阱”达到阶级跃迁的目的。尹志超（2017）从微观视角研究了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与家庭财富差距的关系，该研究以家庭所在社区中家庭财富的 90 分位数与 10 分位数的差额作为衡量微观层面家庭财富差距的指标，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地缩小财富差距。

1.2.4 文献述评

首先，上文从内涵和测度两方面，对当前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现有研究中，大多数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是从宏观视角来建立的，这些指标能够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共同富裕程度，这对于评价和比较各区域的共同富裕发展现状很有帮助。然而，不同类型的家庭差异很大，目前所用的宏观指标并不能体现出家庭之间的具体差别，不利于从微观家庭的角度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

其次，目前关于金融素养对家庭的金融行为、收入、财富和财富差距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鲜有文献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探讨金融素养的影响。共同富裕是实现全面脱贫后更高的发展目标，具有物质富裕、精神富裕、财富分配均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多层次内涵。因此，现有文献仅从收入、财富、财富差距等单一维度探讨金融素养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拓宽。

基于此，本文主要参考张金林（2022）基于微观视角构建的个体共同富裕指标，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对我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标进行测度，以充实微观视角的共同富裕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金融素养对家庭的影响拓展到共同富裕的层次，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剖析其作用机制。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分为五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首先介绍了目前我国共同富裕的发展情况，接着讨论了我国居民金融素养现状，并指出了提升金融素养的重要意义。其次，本文从共同富裕的含义与测度、金融素养的定义与测度、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分析。最后，这一章介绍了本文选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并分析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第二章，相关概念与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共同富裕和金融素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本部分介绍了可行能力理论、家庭金融理论、金融排斥理论和计

划行为理论等理论基础，并利用上述理论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详细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第三章，共同富裕、金融素养的测度与现状分析。本章参考刘金林（2022）构建的微观视角下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体系，对本文选取的样本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并根据测度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共同富裕水平的现状。本章还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样本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了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现状。

第四章，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本部分采用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并引入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回归分析的方法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还通过引入交互项的方法，分析得到，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城乡异质性和财富规模异质性。最后，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金融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降低风险厌恶程度两条渠道促进共同富裕。

第五章，研究结论与建议。本部分针对论文的研究结果和我国的现实状况，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3.2 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金融素养、共同富裕的相关文献。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归纳，本文分析了金融素养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依据和影响机制，为后续指标构建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第二，实证分析法。本文使用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构建了微观家庭层面的共同富裕指标和家庭的金融素养指标。首先，文章运用 OLS 回归分析法、工具变量法等方法，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其次，通过引入交互性的研究方法，探究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否具有城乡差异和财富规模异质性。最后，本文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验证了家庭金融素养可以通过提高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两条中介渠道促进共同富裕。

1.3.3 研究流程图

本文的研究流程主要分为提出问题、理论分析、指标测度、实证分析、解决问题五个阶段。图 1.2 为本文的研究流程图，列示了各个阶段的研究内容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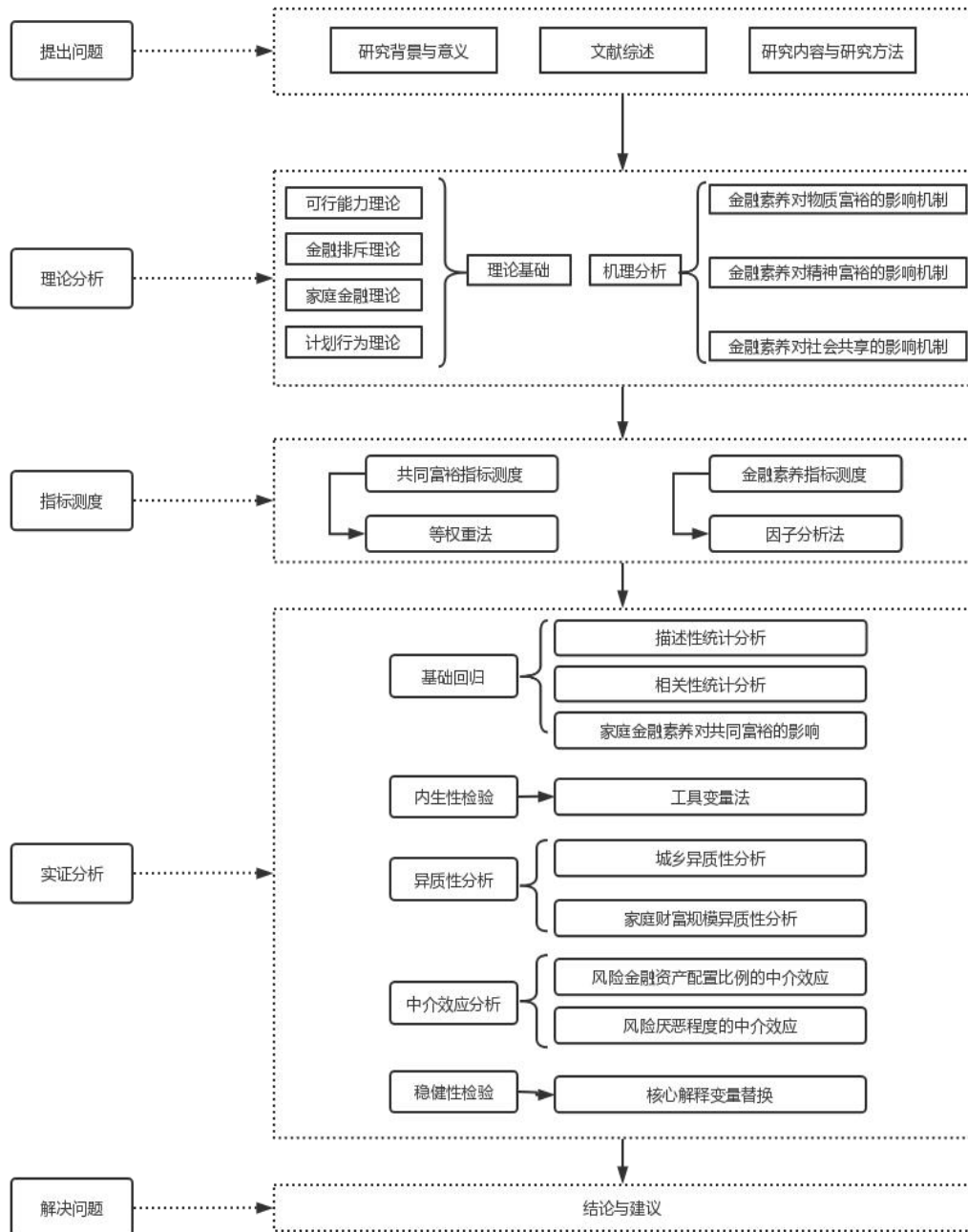


图 1.2 研究流程图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1.4.1 研究创新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

第一，指标创新。关于共同富裕的测度和实现途径，现有研究多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忽略了家庭的个体差异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构建了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库对我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标进行测度。

第二，研究视角创新。关于金融素养对家庭的影响，目前研究主要围绕家庭的金融行为、家庭财富或家庭收入等单一视角。本文将研究视角拓宽到共同富裕层次，并从家庭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方面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第三，分析方法创新。本文探索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渠道，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了金融行为、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影响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1.4.2 研究不足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不足：

第一，数据的时效性较弱。本文采用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该数据库涉及范围大，覆盖了全国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涉及三万四千多户样本家庭，为家庭金融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微观数据支撑。该调查于 2011 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目前 2021 年的调查还在进行中，数据并未对外公开。因此，目前可获取的最新数据为 2019 年的问卷调查数据，数据时效性较弱。

第二，本文回归分析采用了 CHFS（2019）的截面数据。本文通过梳理 2015、2017、2019 年 CHFS 的调查问卷发现，2019 年的问卷在金融素养测度的相关问题上变化较大，并且，2017 年有关金融素养的数据直接沿用了 2015 年的答案。此外，近三轮调查都受访的样本家庭数量较少，采用面板数据会导致可用样本数量的大幅缩减。因此，近三轮调查的数据不具备面板数据条件。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分析

2.1 概念界定

2.1.1 共同富裕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与过去只注重物质生活的改善相比,共同富裕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首先,共同富裕要求全面富裕。在我国人民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日俱增,在精神文化、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从共同富裕的内涵来看,共同富裕不仅要求提升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要求精神文化、社会保障等多维度的全面提升。其次,共同富裕要求全民富裕,即共同富裕必须惠及全体人民,使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发展,也要注重公平,逐步缩小财富差距。基于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本文参考刘金林(2022)的研究成果,从微观视角出发,将共同富裕界定为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全面反映了家庭的收入、消费、教育文化投入、社会保障、财富差距等方面的内容。

2.1.2 金融素养

在上文的文献综述中,本文梳理了现有文献中金融素养的定义。部分学者侧重从金融知识的视角定义金融素养,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将金融素养的定义扩展到金融行为、金融能力和态度等方面。本文认为,家庭投资者要想通过参与金融市场为家庭带来经济利益,除了需要掌握金融市场基本知识外,还需要有积极参与金融市场并以此谋求自身福利的态度和行为。参考OECD(2005)对金融素养的定义,本文认为金融素养是指个人掌握的经济、金融相关基础知识,以及利用自身知识储备参与金融市场,并通过做出理性的投、融资决策为家庭带来金融福利的能力。

2.2 理论基础

2.2.1 可行能力理论

Amartya Sen 最早提出可行能力理论，为贫困的认识打开了新视角。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与财富水平较低，更是多方面的能力剥夺，贫困家庭的能力匮乏从另一个角度限制了家庭的自由发展，致使家庭陷入“贫困陷阱”（Sen，1999）。可行能力理论将可行能力定义为，一个人可以自由实现的各种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功能性活动既包括吃、穿、住、行等最基本的功能，也包含平等地接受教育、参与社会活动等复杂功能。可行能力理论启示我们，想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可行能力是关键。

2.2.2 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理论主要研究，部分金融服务需求者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问题。Kempson 和 Whyley（1999）将金融排斥界定为评估排斥、地理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自我排斥六个方面。其中，前五个方面的排斥主要来自客观条件，比如，金融服务需求者所处的地理位置、财富水平、收入风险等。这些因素使金融机构出于降低风险、提高盈利等方面的原因，拒绝提供金融服务。此类排斥可以通过普惠金融的发展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逐步改善。然而，自我排斥从金融服务需求者的主观角度论述了金融排斥的原因。自我排斥主要由于金融服务需求者自身金融知识的匮乏，致使其对金融机构产生偏见，进而主动放弃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金融服务需求者的自我排斥从主观的角度严重限制了其通过投、融资决策获取金融福利的能力。

2.2.3 家庭金融理论

Campbell（2006）提出了家庭金融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家庭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Markowitz（1952）的经典投资组合理论认为，在进行资产配置决策时，投资者都是理性人，他们在衡量风险与收益后，会选择一个收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因此，只要风险金融资产能够提供正的风险溢价，投资者就应进行一定程度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家庭普遍存在

着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不足的问题。家庭金融研究突破了经典模型中投资者理性的假设,该理论认为家庭的金融决策不仅受到风险与收益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到家庭的规模、家庭成员年龄、婚姻状况、健康风险、收入风险、认知能力以及行为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Lusardi (2017) 将金融素养引入跨期资产选择模型,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深刻地影响着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能力与意愿。因此,家庭金融理论为金融素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2.4 计划行为理论

Ajzen (1991) 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该理论主要阐释了人们的行为决策受何种因素的影响。该理论主要从个人的态度、采取行动时所受的社会压力、预期行动面临的阻碍等方面阐释人们对采取某种行动的意向,进而分析上述因素如何影响行为决策。结合金融素养的定义来看,金融素养水平会影响家庭决策者对金融行为的态度,拥有较高金融素养的投资者往往对参与金融市场表现得更加自信,以至于其参与金融市场的意向也越强。因此,提高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促进家庭利用金融市场进行资产配置或寻求资金支持。

2.3 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分析

金融素养通过影响家庭的金融行为和风险认知,进而对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产生影响。下文将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分析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

2.3.1 金融素养对物质富裕的影响机制

金融素养对物质富裕的影响比较直观,主要体现在优化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缓解信贷约束、提高家庭创业意愿等方面。

首先,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样性和有效性,进而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家庭投资者在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通常受限于个人的金融知识、投资经验等因素。由于家庭投资者对于金融产品的了解有限,大多数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意愿较低。根据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收集到的数据,目前,我国家庭所拥有的金

融资产以银行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为主。在 34643 户受访家庭中，仅有 6.65% 的家庭购买了金融理财产品，5.77% 的家庭持有股票账户，1.86% 的家庭持有各类基金。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帮助家庭决策者更好地评估金融产品的风险与收益，并根据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理的金融产品，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样性。金融素养的提高还可以缩短家庭决策者在分析经济、金融等投资信息时所需的时间，并帮助他们对这些信息进行正确的解读，并将其合理地用于投资决策。此外，在对股票等高风险的金融资产进行投资时，大量的家庭投资者缺乏理性决策的能力，存在盲目跟风、过度自信、过度投机等非理性行为，导致投资收益率较低，甚至出现本金损失。提升家庭金融素养，可以促进家庭投资决策的理性化，从而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收益率。

其次，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信贷约束，进而促进家庭消费，改善家庭的物质生活质量。家庭的借贷行为不仅受到金融资源供给水平等客观条件的约束，还受到自身认知因素的影响。随着近年来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资源的供给不均衡问题得到改善。然而，家庭自身的金融素养因素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家庭通过正规信贷服务获取金融福利。我国部分家庭在获取信贷服务时存在自我排斥现象。自我排斥主要由于家庭的金融知识匮乏，进而对金融机构产生一种不信任感，这种现象促使家庭在存在资金需求时，更偏向于从非正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提高家庭对正规金融市场借贷的偏好(吴卫星，2018)。在家庭的融资决策过程中，家庭金融素养水平低下致使家庭决策者无法正确评估贷款的实际成本，进而在贷款过程中支付更高成本。因此，在相同的条件下，金融素养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贷支持。

最后，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可以提高家庭的创业意愿与能力，进而提高家庭的经营性收入，从而改善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家庭的创业意愿与创业能力受到家庭的财富水平与家庭经营者的生产经营决策能力的约束。家庭的财富状况会限制家庭进行经营性投资，从而使他们失去获取经营性收入的机会。而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可以缓解家庭在创业过程中的经济压力，拥有较高金融素养的家庭更容易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从而增加其参与经营性投资的可能性。另外，金融素养提升有助于家庭做出正确的生产经营决策，从而提高家庭的创业绩效。宋全云(2020)研究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降低创业失败的风险，有利于延长创业企业的存续期。创业者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生产经营决策依托于一定的知识

储备，例如行业的选择、经济形势的判断、资金的筹措与投资等。提升金融素养对创业者更好地权衡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和风险、提高生产经营决策的科学性至关重要。

2.3.2 金融素养对精神富裕的影响机制

在满足物质富裕的前提下，精神富裕成为人们更高层次的追求。精神富裕主要体现在人民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魄、享受社会保障、拥有充分的学习和发展机会等方面。金融素养会通过提高家庭的长期偏好和风险管理意识，进而促进家庭的精神富裕。此外，金融素养的提高还可以帮助家庭通过合理负债提高家庭成员的主观幸福感。

首先，金融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长期偏好，进而提高家庭的教育与文化性投资。家庭的教育与文化性投资具有消费与投资的双重特征。蔡庆丰（2022）提出，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与金融投资决策很相像，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跨期风险决策。家庭的教育和文化性投资一方面受到家庭的收入水平制约，另一方面，还受家庭决策者的主观因素所左右。家长在进行教育投资决策时，需要在消费带来的短期效用与教育投资带来的长期回报之间权衡。而在教育扩张、学历“内卷”的时代，教育投资的回报周期更长、风险更大。这使得部分只注重短期回报的家庭减少教育投资，放弃教育可能带来的家庭收入与地位的改变。随着金融素养的提高，家庭决策者可以更加客观地认识教育带来的长期回报，从而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其次，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提升家庭的风险管理意识，从而提高家庭参与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险的意愿。目前，我国一些灵活就业人员由于风险管理意识薄弱，以及在投资决策上缺乏远见，从而导致他们放弃了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根据2020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灵活就业人数超过2亿。但是，根据中国劳动学会2020年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整体参保率仅为52%。未参保群体在年老时会遭遇老无所养的窘境，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郑路（2021）研究认为，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居民更容易受到“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进而降低养老保险的配置意愿。此外，灵活就业者本身就面临着

较大的收入波动，在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面对诸如疾病之类的外在影响，很有可能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而导致家庭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管理意识，使家庭积极地配置保险等金融资产，以应对疾病、灾害等不确定性事件对家庭造成的冲击。

最后，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家庭更能够通过合理负债提高家庭成员的主观幸福感。一方面，高金融素养的家庭更有可能通过信用卡、短期贷款等渠道缓解家庭的短期流动性约束，帮助家庭实现短期的消费目标，进而提高家庭的幸福感。另一方面，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家庭防范过度负债。实证研究证明，过度负债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提升家庭成员的焦虑感，进而降低家庭成员的主观幸福感。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可以帮助家庭更合理地利用银行信贷，提升家庭的主观幸福感。

2.3.3 金融素养对社会共享的影响机制

所谓“社会共享”，就是要在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增长的情况下，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域差距。当前，关于金融行业如何推动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缩小贫富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供给方面，例如通过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等手段来扩大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供给。然而，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对普惠金融等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金融素养水平可以通过改善家庭的储蓄决策，更好地实现家庭财富积累，进而缩小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尹志超（2017）利用 CHFS 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提高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可以显著缩小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同时，财富水平的差异，一方面来源于收入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来源于收入方式的差异。家庭的财富水平不仅源于收入的低水平，同时源于资产配置不合理、理财意识不强等问题。提高低收入家庭的金融素养，优化其储蓄、投资决策，使其合理、有效地参与风险市场，可以使贫困家庭扩大收入来源，增加家庭的资本积累，进而缩小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

从可行能力理论的视角来看，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不仅仅在于表面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更在于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受到限制。金融素养水平的差异限制了

家庭平等地利用金融资源实现自身发展。提升家庭的金融素养本质上就是提高家庭利用金融资源的能力，从本质上改善不同家庭之间的可行能力差异，进而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2.4 研究假设

本章第三节利用可行能力理论、金融排斥理论，家庭金融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系统地阐述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的影响机制。金融素养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深刻地影响着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和能力。提升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可以通过改变家庭的资产配置决策、信贷决策等金融行为，帮助家庭利用金融市场更好地实现自身发展。结合本章第三节的影响机制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1：

H1：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在收入模式、财富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我国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低于城镇家庭，在进行投、融资决策和生产经营决策时更大限度地受到自身金融素养水平的限制。何学松（2019）研究发现，农村家庭在决策过程中更倾向于风险规避。因此，农村家庭的投资意愿不强，主要表现在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意愿不高以及教育文化投入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受信息闭塞和传统家庭养老思想的制约，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也不高。因此，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能够消除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认知差距，从农村居民的主观认知出发，减少其在金融决策中的自我排斥，从而提升他们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意愿，进而增强他们利用金融市场谋求自身福利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H2：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城乡差异，并且，对农村家庭而言，提高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大。

不同财富水平的家庭，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限制因素不尽相同。因此，对不同财富水平的家庭而言，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不同。财富水平较低的家庭受到自身财富的限制，更需要金融市场给予的资金支持，进而帮助家庭突破自身财富规模的局限性，实现自由发展。其次，在家庭进行投资决策时，财富水

平较低的家庭更容易放弃长期投资带来的收益,转而选择当期消费所带来的短期效用水平的提高。这种短视的投资决策理念,既不利于家庭通过金融资产配置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也不利于提高家庭的教育、文化性投入。赵立业(2022)认为,提升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促进低收入群体实现代际间的阶层跃迁,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对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效用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对低财富水平的家庭而言,提升金融素养水平,进而纠正认知偏差、改善投资和融资决策,可以更好地提高共同富裕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3: 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财富规模差异,并且,对低财富水平的家庭而言,提升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大。

根据本章第三节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金融素养主要通过改变家庭的金融行为和风险态度促进共同富裕。其中,资产配置行为是家庭的主要金融行为,提高家庭的金融风险资产配置比例,可以提高家庭资产组合的多样性和有效性,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其次,蔡庆丰(2022)提出,家庭的教育投资本质上是一种风险较大、回报周期长的风险投资。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有助于家庭更加理性地认识教育带来的长期回报,进而加大教育投资。因此,本文提出中介效应假设4:

H4a: 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H4b: 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可以通过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3 共同富裕、金融素养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指标测度采用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最新公开数据 CHFS（2019），该调查是由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团队主导进行的，样本覆盖了除港澳台外的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样本家庭数量达到 34643 户，可以全面科学地反映我国家庭的收入、资产、消费、借贷等信息，为我国的家庭金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微观数据支撑。

3.2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3.2.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目前，大多数学者利用基尼系数、泰尔系数等指标从宏观角度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此类测度方法虽然有利于从宏观上对收入差距进行对比和评价，但却忽略了家庭的个体差异性，很难从微观上反映我国家庭的真实情况。本文参考刘金林（2022）从微观角度构建的个体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综合反映了家庭的收入、财富、消费、社会保障、生活幸福感、收入差距等信息。该指标体系以马斯洛需求理论最为基础，将共同富裕分为三个层级，首先是基础层级，主要考察了家庭的物质富裕水平；其次是提升层级，主要考察了家庭的精神富裕水平；最后是高层级，主要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公平的需求。从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来看，共同富裕要求全面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因此，在共同富裕的测度过程中，应考虑家庭成员的教育、文化投入、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其次，共同富裕要求在追求经济发展、人民群众收入增长时，更加注重缩小财富差距，使全民全面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本文借鉴尹志超（2017）的测度方法，从微观角度衡量了家庭间的财富差距。本文在刘金林（2022）构建的个体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 CHFS（2019）数据库的具体情况，选择了 9 个二级指标，12 个三级指标，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临界值
共 同 富 裕	物质富裕	收入	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不低于 26523 元, 赋值为 1, 否则为 0
		财富	家庭总资产	家庭总资产不低于 43.6 万元赋值为 1, 否则为 0
		消费	人均消费	家庭人均总消费不低于 21559 元赋值为 1, 否则为 0
			生存性消费	生存性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不超过 65%赋值为 1, 否则为 0
	精神富裕	健康	家庭成员健康	自评健康状况为一般及以上的家庭成员比例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拥有养老保险的家庭成员比例
			医疗保险	拥有医疗保险的家庭成员比例
		教育	家庭成员教育	18 岁以上且学历为初中及以上的家庭成员比例
		文化	文娱教育支出	文娱教育支出占比不低于收入的 11%, 赋值为 1, 否则为 0
	主观幸福感		自评为“非常幸福”、“幸福”赋值为 1, 否则为 0	
	社会共享	群体差异	群体共享水平	家庭所在社区中家庭净财富的 90 分位数与 10 分位数的差额, 并进行逆向化
		城乡差异	城乡共享水平	计算该省城镇与农村家庭收入的比值, 并对数据进行逆向化
		区域差异	省级平均收入	计算该省平均家庭人均收入, 将高于全国中位数水平的省份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 物质富裕。本文主要从收入、财富与消费三个方面对家庭的物质富裕程度进行了测度, 全面地体现了家庭的物质生活状况。其中, 收入维度采用家庭的年人均收入进行衡量, 并选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9 年人均收入的中位数 26523 元作为临界值, 将人均收入水平大于 26523 元的家庭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财富维度用家庭的财富总量进行衡量, 临界值选取样本中位数 43.6 万元, 并将家庭总资产高于 43.6 万元的家庭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消费维度采用家

庭的人均消费与家庭的生存性消费占总消费的支出进行衡量。人均消费的临界值选取 2019 年样本数据的中位数 21559 元，将高于临界值的家庭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生存性消费是指家庭用于购买食品、衣物、交通服务、居住的必要花销。一般来讲，生存性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比例越低，家庭越富裕。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9 年平均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 65% 作为临界值，将生存性消费占比小于 65% 的家庭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2) 精神富裕。精神富裕主要体现在人民拥有健康的体魄，享受社会保障，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等方面。本文主要从健康与医疗、社会保障、教育水平和文化四个方面衡量家庭的精神富裕情况。其中，健康水平选取自评健康水平在一般及以上的家庭成员占家庭全部成员的比例。社会保障主要包含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两方面，本文计算家庭成员中已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比例，来衡量家庭的社会保障程度。教育维度选取了家庭中 18 岁以上且接受了初中以上教育水平的家庭成员占全部家庭成员的比例来衡量家庭的教育水平。文化维度主要从家庭的文娱教育支出与主观幸福感两个维度进行衡量。本文计算了家庭的教育文娱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9 年人均教育文娱支出的平均值 11% 作为临界值，将文娱教育支出占比大于 11% 的家庭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 社会共享。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一方面，农村人口受到就业机会、资源环境的限制，收入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各个地区之间由于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等因素发展不协调。共同富裕追求发展的平衡性，就是要克服现阶段我国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东西部差距等，努力实现协调发展。本文主要从群体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三个视角来衡量社会共享层面的共同富裕。

在群体差异的度量过程中本文借鉴尹志超（2017）的衡量方式。第一步，为了减小极端值的影响，对同一社区的家庭的净财富取对数得到 $\log W$ ，并按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第二步，如式 3.1 所示，计算社区家庭净财富的 90 分位数减去 10 分位数得到社区财富差距 WI 。第三步，为了统一指标方向，本文将计算得到的家庭财富差距进行逆向化处理，处理后得到群体维度的社会共享水平 $group_equality$ ，具体计算方法如式 3.2 所示。

为了克服极端值的影响，将同一社区的家庭的净财富取对数，并按从高到低

进行排序,采用社区家庭财富的 90 分位数减去 10 分位数的数值衡量家庭财富的群体差异。其中,家庭净财富是指家庭总资产减去家庭总负债得到的结果。为了统一指标方向,本文将计算得到的家庭财富差距进行逆向化处理,用以衡量群体维度的社会共享水平。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WI = \text{percentile}90[\log W] - \text{percentile}10[\log W] \quad (3.1)$$

$$\text{group_equality} = \frac{\max(WI) - WI}{\max(WI) - \min(WI)} \quad (3.2)$$

其中, WI 为测算的财富差距指标, W 为家庭净财富值, $\text{percentile}90[\log W]$ 表示该社区家庭净财富对数值的 90 分位数, $\text{percentile}10[\log W]$ 表示该社区家庭净财富对数值的 10 分位数。 group_equality 代表群体共享水平, 由家庭财富差距指标进行逆向化处理, 并映射到 $[0,1]$ 区间的数据处理结果。 group_equality 越高, 则该社区的财富差距越小, 群体层面的社会共享程度更高。

其次,我国经济呈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的收入差距较大。积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本文以省为单位,利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gap 。同样的,为统一指标方向,本文将城乡收入差距进行逆向化处理,并将取值范围映射到 $[0,1]$ 区间,具体公式见式 3.4。

$$gap = \frac{\text{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text{农村人均纯收入}} \quad (3.3)$$

$$\text{rural-urban_equality} = \frac{\max(gap) - gap}{\max(gap) - \min(gap)} \quad (3.4)$$

其中, gap 代表城乡收入差距, $\text{rural-urban_equality}$ 代表城乡共享水平, $\text{rural-urban_equality}$ 越高, 则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当地的城乡共享水平越高。

最后,我国各省之间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本文以省人均收入指标衡量我国的区域差异。首先,以省为单位计算人均收入指标;然后,将家庭所在省份的人均收入大于全国中位数水平的家庭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3.2.2 共同富裕指标测度

下文将对各级指标赋权，并计算共同富裕综合指标。目前，共同富裕指标测度采用的赋权方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和等权重法。陈丽君（2021）在共同富裕指标测度过程中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赋权，通过设计《“共同富裕指数” AHP 专家咨询问卷》，收集被调查者对各个指标的比较结果，以此判断评估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申云（2020）采用熵权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赋权，该方法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并测算评价对象与最佳状态的接近程度，最后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数之间的权重大小。等权重法由于计算简便、可理解性强等优点，受到广泛应用。张金林（2022）采用等权重法对各级指标赋权，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对共同富裕进行测度。除了计算简便、可理解性强等优点，等权重法还可以保持指标的内在结构，便于观察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因此，本文选用等权重法对上述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进行赋权，并计算家庭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标。

3.2.3 共同富裕现状分析

根据上文列示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采用等权重法对各级指标赋权，并采用 CHFS（2019）数据库对我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标进行测度。下表 3.2 按城乡分类列示了我国家庭的平均共同富裕指标。

表 3.2 共同富裕指标的平均水平

	物质富裕	精神富裕	社会共享	共同富裕
城镇	0.5224	0.7893	0.5030	0.6049
农村	0.2224	0.6709	0.3881	0.4271
总体	0.4156	0.7471	0.4621	0.5416

根据上表 3.2 列示的共同富裕测度结果可以得到，我国家庭的共同富裕的总体平均水平为 0.5416，其中，城镇家庭的共同富裕平均水平为 0.6049，高于农村家庭的共同富裕平均水平为 0.4271。从细分的三个维度来看，我国家庭的物质富裕平均水平为 0.4156，其中，城镇家庭的物质富裕平均水平为 0.5224，远远高于农村家庭的 0.2224；精神富裕指标的平均水平为 0.7471，城镇家庭的精神富裕平均水平为 0.7893，略高于农村家庭的平均水平 0.6709；社会共享水平的总体平均

值为 0.4621，其中，城镇家庭的平均社会共享水平为 0.5030 大于农村家庭的平均水平 0.3881。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下文将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将 CHFS 数据库涉及的各个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个区域，分别按照城乡和地域分类列示了我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测度结果，如下图 3.1 和图 3.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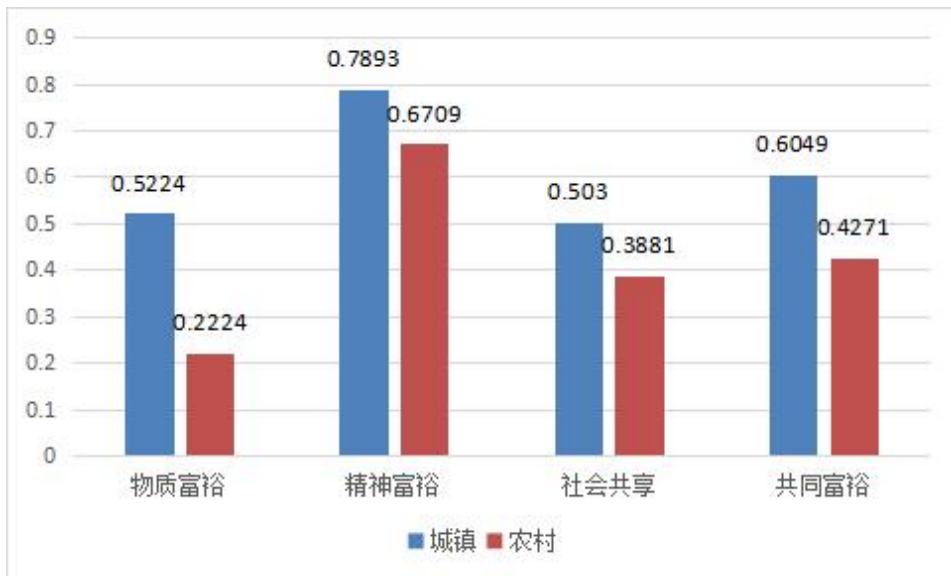


图 3.1 按城乡分类的共同富裕测度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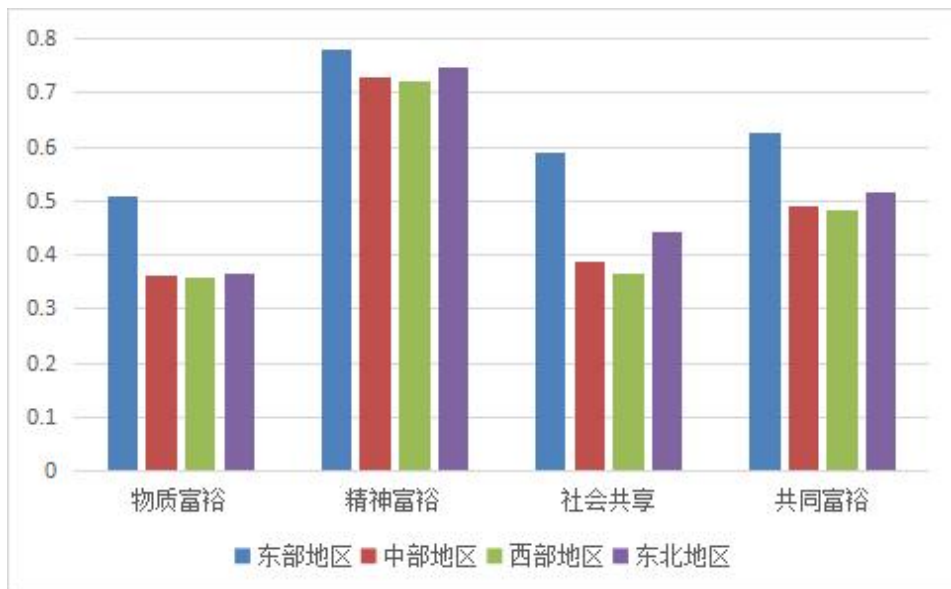


图 3.2 按地域分类的共同富裕测度结果

根据上图 3.2，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城镇家庭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的指标均高于农村家庭，尤其是物质富裕水平存在的城乡差异较大。由此可见，提高农村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向。其次，我国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的差异较小，其中东北地区的精神富裕与社会共享水平略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家庭在物质富裕和社会共享维度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而在精神富裕维度的地域差距较小。由此可见，我国在社会保障、教育普及、文化支出等方面的地域差异较小，但在物质生活水平、财富差距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地域不均衡。

3.3 金融素养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3.3.1 金融素养指标体系

目前，学术界尚未对金融素养的测度形成统一观点。大多数研究主要从主观金融素养与客观金融素养两个角度进行指标构建，其中，主观金融素养指标主要考量被调查者的自我评价，通过被调查者自我评价对一系列金融方面问题的了解程度或者整体评价自身金融素养水平来衡量。Kramer（2016）研究认为，主观金融素养容易受到被调查者过度自信或者自信不足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测度偏差。客观金融素养指标测度的主要方法是，在问卷中设定一系列具有标准答案的金融知识问答，主要包括利率计算、金融风险认知、通货膨胀等方面的问题，如果被调查者可以正确回答金融问题则赋值为 1，回答错误则赋值为 0，然后，综合考虑各个客观问题的回答结果，并计算金融素养综合指标。

本文参考单德朋（2019）对金融素养的测度方法，在指标选取过程中综合考虑受访者的金融知识和主观态度，并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金融素养综合指标。首先，本文在 CHFS（2019）数据库中选取了 9 个问卷问题（f11-f19）对受访家庭的金融素养进行测度。其中，客观金融素养主要通过 f11-f17 这 7 个问卷问题进行测度，主要考察了家庭的利率计算与认知、风险认知、通货膨胀认知等方面的知识储备，从客观的角度衡量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主观角度主要通过 f18、f19 进行衡量，分别考察了受访者对金融经济信息的关注程度，以及家庭对股票、债券、

基金市场的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价。本文选取的问卷问题与得分处理方法如下表 3.3 所示。其次，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选取因子，并按照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金融素养综合指标。

表 3.3 金融素养指标体系

编号	问卷题目	得分处理	正确率
f11	计算应偿还本息和	选择正确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8.08%
f12	借入利率大小认知	选择正确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72.92%
f13	贷出利率大小认知	选择正确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52.64%
f14	计算存款可获得的本利和	计算正确赋值为 1，否 则为 0	20.89%
f15	通货膨胀认知	正确认知赋值为 1，错 误为 0	32.07%
f16	主板和创业板的风险判断	选择正确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7.30%
f17	偏股基金和偏债基金的风险判断	选择正确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4.80%
f18	对经济、金融信息关注程度的自我 评价	按关注程度从高到低 排列，非常关注赋值为 5，依次递减	-
f19	对股票等金融产品了解程度的自 我评价	按了解程度从高到低 排列，“非常了解”赋 值为 5，依次递减	-

根据上表 3.3 列示的金融素养的问卷调查问题和正确率，可以直观地看到大多数受访者可以正确认知利率水平，但是却不能对利息进行准确地计算。超过 80%的家庭不能够正确地计算复利计息法下应偿还的本利和，仅有 20.98%的家庭可以正确计算银行定期存款可获得的本利和。在通货膨胀的认知方面，32.07%的家庭可以正确认识通货膨胀，并正确评价在通货膨胀作用下货币购买力的变

化。在风险认知方面，我国大部分家庭都不能正确地认知金融市场风险，仅有 7.3%的家庭可以正确评价，在一般情况下主板和创业板的风险大小，4.8%的家庭能够正确评价偏股基金与偏债基金的风险水平差异，而大多数家庭对于金融市场的风险做出了错误判断，甚至根本不了解。在金融素养的主观评价方面，仅有 2.24%的家庭选择非常关注，3.64%的家庭选择很关注，而有 53.88%的家庭平时对经济、金融信息从不关注。此外，我国家庭对金融市场的了解程度也较低，有 79.57%的家庭对股票、债券、基金市场完全不了解，而选择“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一般”的家庭依次仅有 0.4%，2%，8.49%。

3.3.2 金融素养指标测度

目前，国内外学者进行金融素养测度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加总法，即将问卷问题回答正确记一分，回答错误不得分，最后使用受访者的总得分作为金融素养的衡量指标。这种方法由于操作简单且便于理解得到广泛应用。然而，衡量金融素养所用的问卷问题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因此，众多学者开始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降维，并构造金融素养综合指标。因子分析法的具体操作思路为：第一，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主成分；第二，采用旋转的因子载荷矩阵计算被提取因子的得分；第三，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例作为权数。计算金融素养综合得分。

接下来，本文对上述问卷指标（f11-f19）进行 KMO 检验。一般情况下，KMO 统计量大于 0.6 则认为变量间相关性较强，适宜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降维。本文对上述指标（f11-f19）进行 KMO 检验，得到 KMO 统计量为 0.805，因此，本文选用的金融素养衡量指标（f11-f19）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下表 3.4 列示了各个因子的特征根、方差、方差百分比。

表 3.4 因子分析结果

成分	特征根	方差	方差百分比	累计方差百分比
Factor1	2.992	1.759	0.332	0.332
Factor2	1.233	0.149	0.137	0.469
Factor3	1.084	0.329	0.120	0.590
Factor4	0.755	0.00272	0.0838	0.674

续表 3.4

成分	特征根	方差	方差百分比	累计方差百分比
Factor5	0.752	0.0267	0.0835	0.757
Factor6	0.725	0.126	0.0806	0.838
Factor7	0.599	0.116	0.0666	0.904
Factor8	0.484	0.106	0.0537	0.958
Factor9	0.377	.	0.0419	1

根据上表 3.4 列示的分析结果，特征根大于 1 的主成分有 3 个，分别解释了数据中 33.2%、13.7%、12% 的信息量，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59%。因此，本文选取特征根大于 1 的三个因子，共计解释了样本中接近 60% 的数据信息。因子分析碎石图如下图 3.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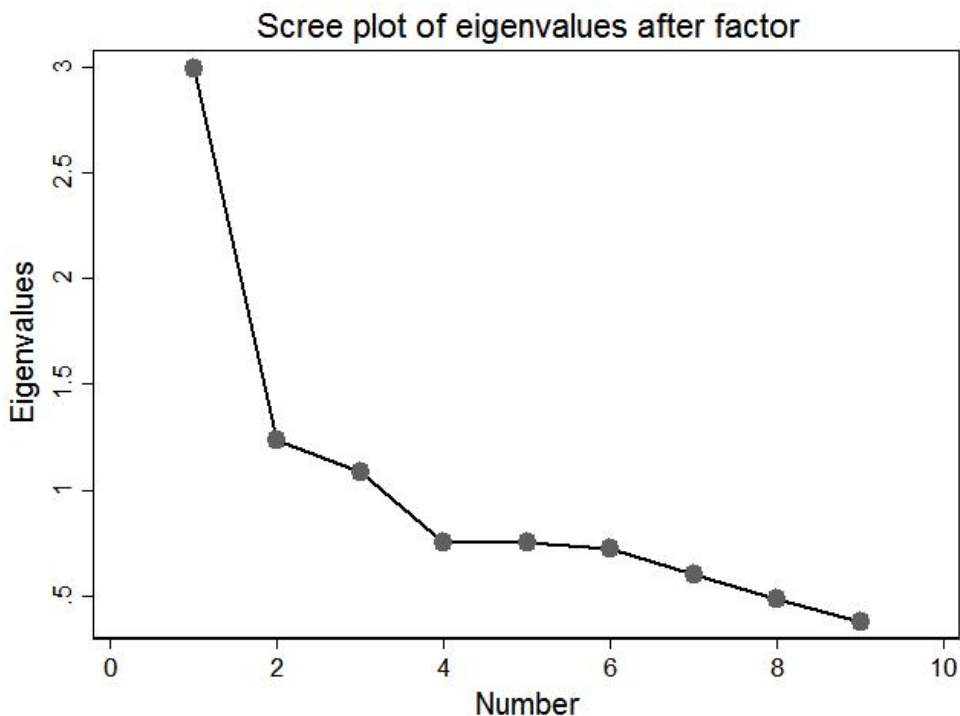


图 3.3 碎石图

为了使因子分析提取出的因子更加便于理解，接下来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的结果如下表 3.5 所示。其中，Factor1 主要反映了家庭的对金融素养的主观评价以及家庭的风险认知，本文将其命名为“风险认知因子”；Factor2 主要反映了复利的计算、通货膨胀认知、定期存款本利和的计算等问题，本文将其

命名为“金融知识因子”；Factor3 主要反映了家庭对于利率的认知，本文将其命名为“利率认知因子”。

表 3.5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变量	风险认知因子	金融知识因子	利率认知因子
fl1	0.1918	0.6534	-0.0600
fl2	-0.0112	-0.1869	0.7810
fl3	0.0023	0.2017	0.7760
fl4	0.1325	0.7346	0.0437
fl5	0.2464	0.7221	0.0113
fl6	0.8327	0.1264	0.0085
fl7	0.7988	0.0753	0.0374
fl8	0.5246	0.2686	-0.1103
fl9	0.8017	0.2300	-0.0405

下表 3.6 列示了本文选取的风险认知因子、金融知识因子、利率认知因子的方差和方差贡献率。

表 3.6 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因子	方差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风险认知因子	2.36461	0.2627	0.2627
金融知识因子	1.71039	0.1900	0.4528
利率认知因子	1.23311	0.1370	0.5898

为了利用本文选取的三个因子构建金融素养综合指标，本文通过计算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除以累计方差贡献率得到各因子的权重。根据上表 3.6 所示，风险认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0.2627，除以累计贡献率 0.5898，得到风险认知因子的权重为 44.54%；金融知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0.1900，除以累计贡献率 0.5898，得到金融知识因子的权重为 32.21%；利率认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0.1370，除以累计贡献率 0.5898 得到利率认知因子的权重为 23.25%。综上，本文采用公式 3.5 计算金融素养综合得分（fl）。

$$fl = \text{风险认知因子} * 44.54\% + \text{金融知识因子} * 32.21\% + \text{利率认知因子} * 23.25\% \quad (3.5)$$

3.3.3 我国家庭金融素养现状分析

根据上文所述的金融素养指标体系和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到的因子及其权重，本文利用 CHFS（2019）数据库计算了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下表 3.7 列示了城乡分类下我国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3.7 金融素养测度结果

分类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镇	0.1095	0.6763	-0.7876	2.9026
农村	-0.1974	0.3356	-0.7876	2.1724
总体	0.0001	0.5968	-0.7876	2.9026

根据上表 3.7 列示的金融素养测度结果，因子分析法得到的是标准化得分，因此总体的金融素养平均水平为 0，取值范围为-0.7876 到 2.9026，取值越大意味着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越高。我国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平均水平为 0.1095，高于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平均水平。此外，我国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内部差异更大，标准差为 0.6763，最大值为 2.9026，最小值为-0.78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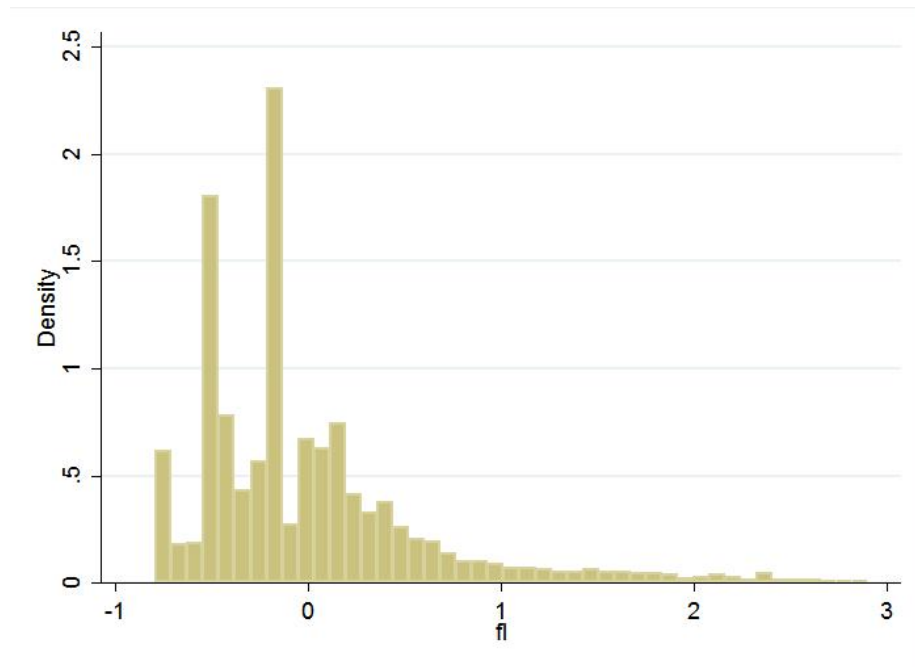


图 3.4 家庭金融素养分布图

上图 3.4 列示了我国家庭金融素养的分布图，以便观察我国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分布情况。由图 3.4 可见，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呈右偏分布，这说明我国大部分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并且，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少部分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较高，形成了右侧的长尾。这表明，加大金融素养的普及力度，提高大多数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下图 3.5 列示了我国各区域的金融素养平均水平，我国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较高且地域差异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的城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其他三个地区的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差异不大。我国农村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地域差异较小；其中，东北地区农村家庭金融素养略高于其他地区的农村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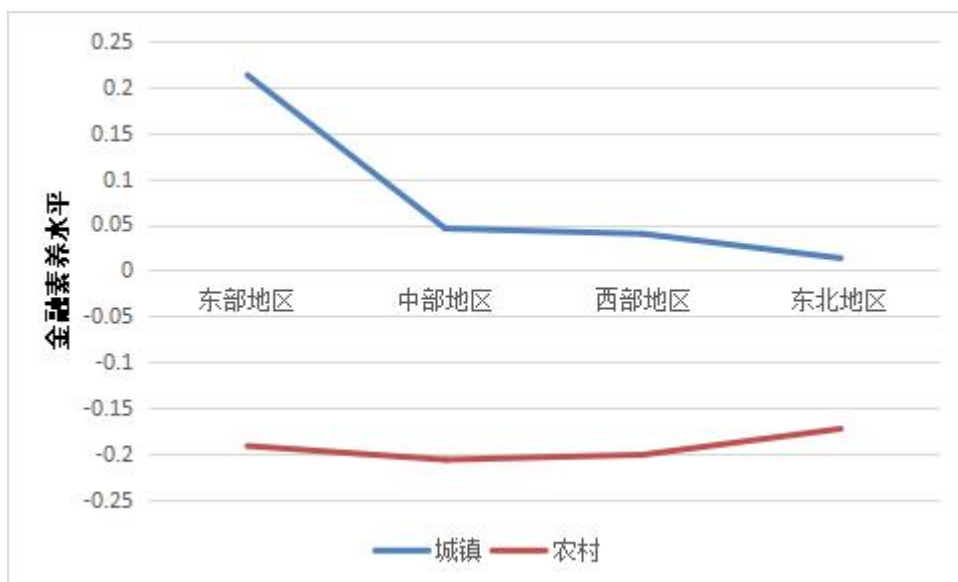


图 3.5 我国各区域的金融素养平均水平

4 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4.1.1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选取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公布的数据。该调查是由西南财经大学主导开展的，通过问卷调查的手段，深入了解了样本家庭的成员基本特征、各类资产、负债、收入与支出、认知与行为等多方面信息。样本共涵盖了除港澳台外的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可以全面科学地反映我国家庭的具体信息。CHFS（2019）共搜集 34643 户家庭的微观数据，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撑。该调查于 2011 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由于涉及样本数量大、问卷所收集的信息繁多，调查结果通常于开展调查后两年左右对外公开，本文使用的 CHFS（2019）数据库为该调查的最新公开数据。

4.1.2 样本选择

CHFS（2019）数据库由家庭经济库、地区数据库、个人信息库组成。其中，个人信息库包含家庭所有成员的基本信息，由于户主更了解家庭的财务状况并且在家庭进行经济决策时起主导作用，因此，本文只保留了个人信息库中的户主信息。剔除非户主信息后，本文利用家庭编号匹配家庭信息，对上述数据库进行合并。CHFS（2019）共包含 34643 户的家庭信息，在对缺失数据进行删除处理后，本文共保留 34543 户样本家庭的信息。

4.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4.2.1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家庭共同富裕水平（CP）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第三章借鉴张金林（2022）构建的个体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从微观层面测度得到样本家庭的共同

富裕指标（CP）。同时，为了考察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三个维度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分别将物质富裕（CP1）、精神富裕（CP2）、社会共享（CP3）三个维度也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便全面地分析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用的金融素养水平（fl）作为解释变量。金融素养水平在本文第三章利用因子分析法测度。

（3）控制变量

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家庭规模、户主特征以及地域三个角度选取控制变量。其中，家庭规模即家庭的人口总数（hsize）；户主特征包含户主的性别（sex）、年龄（age）、婚姻状况（married）、政治面貌（party）、教育水平（edu）；地域角度，本文参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各省市分为四个地区，并引入东部地区（east）、中部地区（mid）、西部地区（west）三个虚拟变量。

（4）工具变量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导致的回归系数估计偏差，本文参考尹志超（2015）选取“同一社区除自身以外的其他家庭受访者的平均金融素养”（fl_average）作为工具变量。选取的主要原因为，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极易受到家庭所处环境的影响，一般而言，所处社区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越高，该受访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也越高，但社区其他家庭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与该受访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

下表 4.1 汇总并列示了本文实证分析中选取的各个变量的名称、符号和取值方法。

表 4.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	CP	根据第三章构建的家庭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测度
	物质富裕	CP1	共同富裕的一个维度
	精神富裕	CP2	共同富裕的一个维度

续表 4.1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社会共享	CP3	共同富裕的一个维度
核心解释变量	金融素养	fl	根据第三章选取的问卷问题，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到
控制变量	家庭规模	hsize	家庭成员的个数
	户主性别	sex	户主为男性赋值为 1，否则为 0
	户主年龄	age	户主的实际年龄
	户主婚姻状况	married	户主已婚赋值为 1，否则为 0
	户主政治面貌	party	户主为党员赋值为 1，否则为 0
	户主教育水平	edu	文化程度从低到高排列，取值范围为 1-9
	东部地区	east	东部地区赋值为 1，否则为 0
	中部地区	mid	中部地区赋值为 1，否则为 0
西部地区	west	西部地区赋值为 1，否则为 0	
工具变量	平均金融素养	fl_average	同一社区除自身以外的其他家庭受访者的平均金融素养

下表 4.2 列示了本文选取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根据下表 4.2 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 CP 的最大值为 1，最小值为 0.021，标准差为 0.187。CP1、CP2、CP3 的最小值均为 0，最大值均为 1。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 fl 的取值范围为 -0.788 到 2.903，标准差为 0.597。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我国家庭规模的平均规模为 3.087 人/户；户主为男性的家庭比例较高，占到全部样本家庭比例的 75.4%；户主的平均年龄为 59.36 岁；户主为已婚的家庭占到总样本的 84.5%，户主为党员的比例为占到全部样本家庭的 17.5%。此外，从地域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本文采用的样本有 37.3%来自东部地区，21.7%来自中部地区，30.2%来自西部地区，10.8%来自东北地区。

表 4.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P	34,543	0.542	0.187	0.021	1
CP1	34,543	0.416	0.331	0	1

续表 4.2

变量	变量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P2	34,543	0.747	0.189	0	1
CP3	34,543	0.462	0.240	0	1
fl	34,543	0.0001	0.597	-0.788	2.903
hsize	34,543	3.087	1.541	1	15
sex	34,543	0.754	0.431	0	1
age	34,543	59.36	13.70	19	104
married	34,543	0.845	0.362	0	1
party	34,543	0.175	0.380	0	1
edu	34,543	3.346	1.619	1	9
east	34,543	0.373	0.484	0	1
mid	34,543	0.217	0.413	0	1
west	34,543	0.302	0.459	0	1
fl_average	34543	0.0001	0.277	-0.515	1.295

4.2.2 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体的模型如式 4.1 所示。

$$CP_i = \alpha_0 + \alpha_1 fl_i + \sum \alpha_j Controls_j + \varepsilon_i \tag{4.1}$$

其中 CP_i 代表第 i 户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 fl_i 代表第 i 户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 $Controls_j$ 代表上文所述的控制变量， α_0 代表截距项， ε_i 代表残差项。

(2) 异质性分析的模型设定

本文分别探讨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影响效应的城乡异质性与财富规模异质性。在探讨城乡异质性的过程中，本文引入了城乡类别变量与家庭金融素养的交互项 ($fl*urban$)；在探讨财富规模异质性的过程中，本文引入家庭净财富的对数与家庭金融的交互项 ($fl*lgW$)，模型设定如式 4.2 和式 4.3。

$$CP_i = \alpha_0 + \alpha_1 fl_i + \alpha_2 urban_i + \alpha_3 fl * urban_i + \sum \alpha_j Controls_j + \varepsilon_i \tag{4.2}$$

$$CP_i = \alpha_0 + \alpha_1 fl_i + \alpha_2 lgW_i + \alpha_3 fl * lgW_i + \sum \alpha_j Controls_j + \varepsilon_i \tag{4.3}$$

其中 CP_i 代表第 i 户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 fl_i 代表第 i 户家庭的金融素养水

平, $Controls_j$ 代表控制变量且与上文保持一致, ε_i 代表残差项。虚拟变量 urban, 如果样本家庭来自城镇, 则取值为 1, 如果样本家庭来自农村, 则取值为 0。为了降低数据之间的量纲差异, 同时避免回归结果受到家庭净财富的极端值的影响, 本文采用家庭净财富的对数值 $\lg W$ 衡量家庭财富规模。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4.3.1 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上述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由于篇幅限制, 下表 4.3 仅列示了本文所选取的被解释变量 (CP、CP1、CP2、CP3) 与核心解释变量 (fl) 的相关系数。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得到, 家庭金融素养与共同富裕以及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 即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正相关。家庭金融素养与共同富裕的相关系数为 0.385。从三个具体维度来看, 家庭金融素养与物质富裕的相关最强, 相关系数为 0.366, 家庭金融素养与精神富裕的相关系数为 0.274, 家庭金融素养与社会共享的相关系数为 0.179。

表 4.3 相关性分析结果

	CP	CP1	CP2	CP3	fl
CP	1				
CP1	0.856***	1			
CP2	0.651***	0.428***	1		
CP3	0.643***	0.283***	0.142***	1	
fl	0.385***	0.366***	0.274***	0.179***	1

注: *、**、***分别表示 10%、5%以及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下同。

4.3.2 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表 4.4 列示了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第 (1) 列展示了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回归分析结果, 第 (2) 至 (4) 列分别列示了家庭金融素养对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 4.4 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1)	(2)	(3)	(4)
	CP	CP1	CP2	CP3
fl	0.048*** (32.77)	0.088*** (32.39)	0.013*** (9.00)	0.041*** (18.78)
hsize	-0.001 (-1.25)	-0.008*** (-7.38)	0.010*** (17.29)	-0.004*** (-5.11)
sex	-0.043*** (-22.39)	-0.084*** (-23.27)	-0.021*** (-9.82)	-0.024*** (-8.42)
age	0.000*** (6.38)	0.001*** (6.99)	0.000 (0.27)	0.000*** (3.59)
married	0.035*** (14.47)	0.047*** (10.52)	0.041*** (14.32)	0.016*** (4.45)
party	0.019*** (8.52)	0.045*** (10.51)	0.020*** (8.80)	-0.010*** (-2.99)
edu	0.051*** (87.41)	0.084*** (77.08)	0.057*** (87.08)	0.011*** (11.86)
east	0.094*** (36.78)	0.122*** (24.00)	0.018*** (5.58)	0.142*** (40.01)
mid	-0.007*** (-2.68)	0.030*** (5.56)	-0.005 (-1.40)	-0.047*** (-13.07)
west	-0.015*** (-5.81)	0.031*** (6.01)	-0.009*** (-2.86)	-0.066*** (-18.63)
Constant	0.321*** (53.23)	0.060*** (5.21)	0.501*** (72.90)	0.402*** (44.02)
Observations	34,543	34,543	34,543	34,543
R-squared	0.408	0.320	0.298	0.195

从表 4.4 列示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048，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进一步分析共同富裕的三个细分维度，家庭金融素养对物质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088，对精神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013，对社会共享的回归系数为 0.041，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从影响程度上看，家庭金融素养对物质富裕的促进作用最大，对社会共享的促进作用次之，对精神富裕的促进作用最小。这是由于，通过改善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进而影响家庭的投、融资决策，会直接影响到家庭的收入、消费等物质富裕指标。而针对精神富裕维度，

家庭的健康、社会保障、教育文化支出很大程度地受到客观条件的约束，仅依靠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改善家庭的认知观念对精神富裕的促进效果较弱。综上所述，提高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可以促进共同富裕，假设 H1 成立。

在控制变量方面，户主性别为男性的家庭的共同富裕程度低于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户主为已婚的家庭共同富裕程度高于户主离异或丧偶的家庭。此类差异可能是由于女性的家庭决策者和已婚的家庭决策者拥有更高的储蓄倾向，也更加关注社会保障等问题。此外，身为党员的户主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政治、经济等方面信息，可以通过提高户主的认知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也对共同富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能力带来更多的劳动收入，也可以通过提高户主的认知水平，进而提高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从地域差异来看，家庭所在地域也对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东部地区家庭在共同富裕水平以及三个细分维度上均高于非东部地区家庭。

4.4 内生性检验

上文已论述了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家庭金融素养与家庭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致使回归系数的估计存在偏差。一方面，家庭的物质富裕水平较高，家庭会拥有更多剩余资金用于理财，进而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另一方面，家庭的精神富裕水平越高也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认知水平进而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此外，本文选用了问卷调查数据，依赖于被调查者的主观判断，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测量误差，进而导致模型估计偏差。因此，为了缓解上述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尹志超（2015）选取同一社区（除自身以外）的其他家庭受访者的平均金融素养（ $fl_average$ ）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分析。从相关性角度看，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极易受到家庭所处环境的影响，一般而言，所处社区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越高，该受访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也越高。从外生性角度看，社区其他家庭受访者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很难直接影响到该受访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对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得到的卡方统计量为 4810.75， p 值小于 1%，进一步对模型进行 DWH 检验， p 值均小于 1%。根据检验结果可以认为，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回归的结果与采用 OLS 回归的结果

存在较大差异，即核心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应选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改进。对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得到的 $F(1,34351) = 1304.5$ 大大超过经验值 10，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基于上述统计检验和理论分析，本文选取 `fl_average` 作为工具变量是可行的。下表 4.5 列示了工具变量的一阶段回归结果。控制变量与上文相同，仍然包括家庭规模、户主特征、地域三方面因素，本部分以 `controls` 代替，YES 代表已控制相关控制变量，下表 4.5 中不再列示具体的回归系数。

表 4.5 一阶段回归结果

	fl
<code>fl_average</code>	0.530*** (36.12)
Constant	-0.297*** (-12.66)
<code>controls</code>	YES
Observations	34,542
F(10,34531)	634.67
<code>p_value</code>	0.0000

根据表 4.5 列示的工具变量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得到 `fl_average` 与 `fl` 的回归系数为 0.530，这表明，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提升社区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 `fl_average` 可以促进受访家庭金融素养水平 `fl` 的提高。这很好地证实了上文的理论分析，家庭金融素养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随着家庭所处社区平均金融素养的提高，该受访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也会提高，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考虑工具变量 (`fl_average`) 后的二阶段回归结果如下表 4.6 所示。其中，(1)-(4) 列分别列示了引入工具变量 (`fl_average`) 后，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 (CP) 及其三个维度，物质富裕 (CP1)、精神富裕 (CP2)、社会共享 (CP3) 的二阶段回归结果。根据下表 4.6 列示的回归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及其三个维度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与本文基准回归分析的结论一致。至此，本文验证了假设 1，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可以促进共同富裕。

表 4.6 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CP	CP1	CP2	CP3
fl	0.480*** (34.71)	0.772*** (33.24)	0.144*** (18.97)	0.524*** (31.82)
hsize	-0.000 (-0.02)	-0.007*** (-3.91)	0.010*** (16.27)	-0.004*** (-2.85)
sex	-0.027*** (-6.95)	-0.058*** (-9.07)	-0.016*** (-6.81)	-0.006 (-1.20)
age	0.001*** (8.93)	0.002*** (9.33)	0.000*** (3.29)	0.001*** (7.41)
married	0.015*** (6.74)	0.020*** (5.33)	0.020*** (12.96)	0.006** (2.00)
party	0.008* (1.81)	0.029*** (3.73)	0.017*** (6.59)	-0.021*** (-3.83)
edu	-0.016*** (-6.76)	-0.021*** (-5.30)	0.036*** (27.42)	-0.064*** (-21.81)
east	0.042*** (8.40)	0.040*** (4.69)	0.002 (0.63)	0.084*** (13.93)
mid	-0.022*** (-4.25)	0.007 (0.82)	-0.009** (-2.46)	-0.063*** (-10.40)
west	-0.032*** (-6.53)	0.003 (0.36)	-0.015*** (-4.14)	-0.085*** (-14.37)
Constant	0.518*** (38.96)	0.371*** (16.55)	0.560*** (69.28)	0.621*** (38.34)
Observations	34,542	34,542	34,542	34,542

4.5 异质性分析

4.5.1 城乡异质性分析

上文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考虑到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村与城镇家庭在收入模式、社会保障体系、公共资源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金融素养水平可能对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共同富裕促进效果不同。基于此,本文构建城乡类别的哑变量 *urban*,如果样本家庭来自城镇

则赋值为 1，来自农村则赋值为 0。表 4.7 列示的回归模型中引入了家庭的城乡类别与金融素养的交互项 $fl*urban$ ，考察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是否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控制变量 $controls$ 与前文一致，YES 代表已控制相关控制变量，此处不再列示。

表 4.7 城乡异质性分析

VARIABLES	(1)	(2)
	CP	CP
fl	0.048*** (32.77)	0.050*** (14.58)
$urban$		0.097*** (53.54)
$fl*urban$		-0.011*** (-3.06)
$controls$	YES	YES
Constant	0.321*** (53.23)	0.275*** (46.82)
Observations	34,543	34,543
R-squared	0.408	0.461

通过表 4.7 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家庭的城乡类别与金融素养的交互项（ $fl*urban$ ）的回归系数为-0.011，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弱于农村家庭。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农村家庭受到信息闭塞、传统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对金融市场的自我排斥现象较大，严重限制了农村家庭通过金融市场的投、融资决策提高自身福利的能力。因此，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改善其认知观念，有助于弥补城、乡家庭之间的认知差异，使得城、乡家庭在金融市场参与能力方面更加平等。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验证了假设 2，对农村家庭而言，提高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大。

4.5.2 家庭财富规模异质性分析

家庭的财富规模不同也会导致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不同。下文考

察家庭财富规模在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是否起到调节效应。本文通过家庭总资产减去家庭负债计算家庭财富，由于家庭财富变量的取值范围较广，为了缩小量纲，同时避免极端值导致的回归系数估计偏差，本文对家庭财富规模取对数得到 $\lg W$ 。表 4.8 列示的回归模型中，本文引入了家庭财富规模的对数与金融素养的交互项 ($fl*\lg W$)，考察随着家庭财富规模的变化，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表 4.8 家庭财富异质性分析

VARIABLES	(1)	(2)
	CP	CP
fl	0.048*** (32.77)	0.025*** (16.93)
$\lg w$		0.054*** (99.22)
$fl*\lg w$		-0.003*** (-3.67)
controls	YES	YES
Constant	0.321*** (53.23)	-0.236*** (-30.46)
Observations	34,543	34,530
R-squared	0.408	0.588

通过表 4.8 中模型 (2)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家庭财富规模与金融素养的交互项 $fl*\lg W$ 的回归系数为 -0.003，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随着家庭财富规模的增长，金融素养对个体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小。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财富规模较小的家庭受自身金融素养水平的约束较大，而财富规模较大的家庭更容易获得专业的投、融资咨询服务，以弥补其自身金融素养的缺失。因此，对于财富规模较小的家庭而言，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更有助于提高个体共同富裕指标。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验证了假设 3，对低财富水平的家庭来说，提升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大。

4.6 中介效应分析

前文理论分析部分表明,家庭金融素养主要通过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两条渠道间接影响共同富裕。为了进一步探讨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本部分采用中介效应的分析方法,引入中介变量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risk_ratio$) 和家庭的厌恶程度 ($risk_aversion$),验证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途径。其中, $risk_ratio$ 通过加总计算家庭持有的风险金融资产(金融理财产品、股票、基金、债券、衍生品)除以家庭总资产计算得到。 $risk_aversion$ 通过CHFS(2019)问卷中的投资倾向类型的问题进行衡量,取值范围为1-5,取值越高,则家庭的厌恶水平越高。由于针对投资倾向类型问题,有一部分家庭回答“不知道”,此类家庭的厌恶水平无法测度,本文对这一部分数据进行删除处理,处理后得到的样本数为28123户。本文参考温忠麟(2014)所述的中介效应研究方法,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上述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具体模型设定见式4.4、式4.5、式4.6。

$$CP_i = \alpha_0 + \alpha_1 fl_i + \sum \alpha_j Controls_j + \varepsilon_i \quad (4.4)$$

$$M_i = \alpha_0 + \alpha_1 fl_i + \sum \alpha_j Controls_j + \varepsilon_i \quad (4.5)$$

$$CP_i = \alpha_0 + \alpha_1 fl_i + \alpha_2 M_i + \sum \alpha_j Controls_j + \varepsilon_i \quad (4.6)$$

模型中 M_i 代表了两个中介变量,分别为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risk_ratio$ 和厌恶程度 $risk_aversion$ 。 CP_i 代表第 i 户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 fl_i 代表核心解释变量家庭金融素养, $Controls_j$ 代表控制变量且与上文保持一致, ε_i 代表残差项。

4.6.1 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中介效应

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促进家庭进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而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拓宽家庭收入渠道。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家庭通常对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表现得更加自信,更容易进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此外,金融素养水平也是保障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我国家庭目前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程度较低,严重限制了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下表4.9列示了以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risk_ratio$) 作为中介变量的逐步回归结果。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再汇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由 $controls$ 代替,YES表示模型已经控制

了相关变量。

表 4.9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中介效应

VARIABLES	(1)	(2)	(3)
	CP	risk_ratio	CP
fl	0.044*** (29.23)	0.016*** (20.32)	0.041*** (26.97)
risk_ratio			0.175*** (8.54)
Controls	YES	YES	YES
Constant	0.328*** (49.55)	-0.010*** (-3.70)	0.330*** (49.80)
N	28,123	28,123	28,123

根据表 4.9 中第 (2) 列所示的回归结果,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 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可以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这说明, 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资产配置组合的多样性, 增加家庭获取财产性收入的能力, 拓宽家庭的收入渠道。此外, 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可以有效促进家庭的财富积累, 同时可以缩小财富差距。第 (3) 列报告了同时考虑金融素养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 金融素养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均与共同富裕指标正相关。其中, 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041, 表明了提升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存在直接促进作用; 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175; 表明了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对共同富裕存在正向作用。为了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并分析中介效应的大小, 本文采用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从 Bootstrap 检验的结果来看, 金融素养通过提升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间接效应大小为 0.0028, 进行偏差调整后, 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 该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 (0.0022, 0.0035), 占总效应的 6.22%。根据上述数据分析结果, 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在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据此, 本文验证了假设 H4a, 提高家庭金融素养, 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4.6.2 家庭风险厌恶程度的中介效应

下表 4.10 列示了以 risk_aversion 作为中介变量的逐步回归结果，YES 表示相关控制变量已经得到控制，控制变量与上文相同，此处不再列示。

表 4.10 家庭风险厌恶程度的中介效应

VARIABLES	(1) CP	(2) risk_aversion	(3) CP
fl	0.044*** (29.23)	-0.487*** (-43.64)	0.042*** (26.56)
risk_aversion			-0.005*** (-4.99)
Controls	YES	YES	YES
Constant	0.328*** (49.55)	3.702*** (79.08)	0.345*** (46.44)
N	28,123	28,116	28,116

根据表 4.10 第（2）列所示的回归结果，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厌恶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487，这表明，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可以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第（3）列报告了同时考虑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厌恶水平的回归结果。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042，即提升家庭金融素养可以对共同富裕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0.005，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这表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与共同富裕指标负相关，因此，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可以促进共同富裕。从理论上看，蔡庆丰（2022）提出家庭的文化教育支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跨期风险投资，因此，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可以使家庭更加包容教育文化投入的回报期长、风险大等问题，进而增加家庭的教育文化投入。本文进一步利用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从 Bootstrap 检验的结果来看，金融素养通过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间接效应大小为 0.0022，进行偏差调整后，在 95%的置信水平下，该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013，0.0029），占总效应的 5%。根据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提升家庭金融素养可以通过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据此，本文验证了假设 H4b，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可

以通过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4.7 稳健性检验

上文所用的金融素养指标 (fl) 采用了因子分析法进行构建，这种方法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信息损失。因此，在稳健性检验过程中，本文选用加总法构建金融素养指标。具体的构建方法为，首先，将上文所述的问卷调查问题 (fl1-fl7) 回答正确的赋值为 1，回答错误的赋值为 0。对于 fl8 (家庭受访者对经济、金融信息的关注程度) 与 fl9 (家庭受访者对股票、债券、基金的了解程度)，为了统一各指标的取值范围，本文采用归一化的处理方式，处理后的取值范围在 0 到 1 之间。其次，将数据累加计算累计得分作为家庭的金融素养得分(fl_score)。

下表 4.11 列示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在利用 fl_score 替换主要解释变量后，金融素养仍然对共同富裕 (CP)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第 (2) - (4) 列示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家庭金融素养仍然对家庭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4.11 稳健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CP	CP1	CP2	CP3
fl_score	0.012*** (19.13)	0.021*** (17.04)	0.002*** (3.07)	0.014*** (14.61)
hsize	-0.001 (-1.21)	-0.008*** (-7.07)	0.010*** (15.94)	-0.004*** (-5.12)
sex	-0.044*** (-23.05)	-0.086*** (-23.67)	-0.022*** (-10.32)	-0.025*** (-8.72)
age	0.000*** (5.44)	0.001*** (6.08)	-0.000 (-0.00)	0.000*** (3.21)
married	0.017*** (14.51)	0.023*** (10.36)	0.021*** (15.92)	0.008*** (4.37)
party	0.020*** (8.98)	0.048*** (11.31)	0.021*** (8.56)	-0.009*** (-2.60)
edu	0.055*** (94.92)	0.093*** (84.64)	0.058*** (91.43)	0.014*** (16.37)
east	0.098***	0.130***	0.019***	0.145***

续表 4. 11

VARIABLES	(1) CP	(2) CP1	(3) CP2	(4) CP3
	(36.14)	(25.23)	(6.49)	(35.94)
mid	-0.005*	0.033***	-0.004	-0.045***
	(-1.82)	(5.99)	(-1.36)	(-10.31)
west	-0.012***	0.036***	-0.009***	-0.063***
	(-4.31)	(6.71)	(-2.86)	(-15.15)
Constant	0.259***	-0.048***	0.488***	0.338***
	(39.51)	(-3.82)	(68.04)	(34.59)
N	34,543	34,543	34,543	34,543
R-squared	0.396	0.305	0.297	0.191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参考张金林（2022）构建的个体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从微观角度测度了样本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标，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论如下：

第一，从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结果来看，我国家庭间的共同富裕水平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性与区域差异性。城镇家庭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和社会共享水平均高于农村家庭，其中，物质富裕维度的差异最大。从区域对比的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在物质富裕、社会共享维度显著优于非东部地区。

第二，从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测度结果来看，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呈现明显的右偏分布，这意味着我国家庭间金融素养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大部分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而存在少部分家庭金融素养水平较高，拉高了金融素养的平均水平。此外，我国家庭金融素养呈现城镇高于农村的特点，在地域差异方面，东部地区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明显高于非东部地区的城镇家庭，然而，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不大。

第三，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对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从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来看，这种促进作用都是显著的，并且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对物质富裕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社会共享维度，对精神富裕维度的促进作用最小。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对农村家庭的共同富裕促进作用更大；家庭财富规模在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过程中起负向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对财富规模较小的家庭而言，提升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用更大。

第四，本文通过中介效应分析验证了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两条渠道促进共同富裕。从中介效应模型的 Bootstrap 检验结果来看，提升金融素养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6.22%；提升金融素养通过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5%。

5.2 政策建议

从金融素养的测度结果来看,大部分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无论是从我国的金融发展角度出发,还是从金融消费者自身权益的角度出发,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都是十分必要且紧迫的。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对于如何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发挥家庭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实施多渠道的家庭金融素养提升政策。提升家庭金融素养要依靠政府、金融机构、家庭等主体的共同努力。首先,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用,监管机构应积极引导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素养宣传工作。政府可以通过电视、官方网站、自媒体等多平台开展基础金融知识宣传,在中小学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工作,强化群众对金融素养重要性的认识。通过普及金融知识,矫正部分居民对于金融市场的认识,建立居民对金融市场的信心,提高居民金融市场参与意愿。其次,金融机构应发挥金融素养宣传工作的主体作用。金融机构作为与群众直接接触并提供金融服务的专业机构,应积极为家庭提供资产配置、信贷等金融咨询服务;同时,通过开办金融知识宣传讲座、发放金融知识宣传册等方式,让家庭更好的了解经济、金融相关政策和知识。最后,家庭应改变思想观念,提高学习金融知识的意识,积极利用金融市场进行资产配置、获取融资服务,实现自身金融福利。

第二,金融素养宣传工作应适度向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倾斜。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对农村家庭和低收入规模的家庭的共同富裕促进作用更大。这也反映了农村家庭与低收入规模的家庭的发展更大程度的受到自身金融素养水平的限制,此类家庭提升金融素养的需求更为迫切。并且受到自身可接触信息渠道的限制,农村家庭与低收入水平家庭接触金融知识、参与金融市场的途径更少。在金融素养的普及工作中,应着重向此类人群开展金融教育工作。在向农村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时,不仅需要挖掘此类群体的真实需求,设计出真正符合需求的金融产品,还需要有针对性的向此类群体开展金融素养培训教育,宣传个人征信、存贷款利率等基础知识,从主观的角度提高其参与普惠金融的积极性,提高普惠金融政策的实施效率。

第三,加大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保障家庭投资者在资产配置过程中的合法

权益。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证实了，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是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的中介途径。监管机构应健全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通过提高资本市场的透明度、有效性，促使风险资产合理定价，努力营造制度健全、运行有效的投资环境。同时，监管机构应健全资本市场立法，严厉打击操纵股价等行为，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充分发挥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在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第四，从家庭自身的角度出发，家庭应充分认知可行能力的匮乏严重限制着家庭成员的发展。家庭决策者应提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能力，多关注金融、经济相关信息，学习金融市场基础知识，并适度地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谋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此外，家庭决策者可以将金融投资理念运用到教育文化投资等领域，在教育投资等方面，更加注重教育文化投入可能带来的长期回报，做出理性决策，充分发挥金融素养对于优化家庭教育文化投资的积极效应。

参考文献

- [1]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179-211.
- [2] Allgood S, Walstad W B.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and actual financial literacy on financial behaviors[J]. *Economic inquiry*, 2016, 54(1):675-697.
- [3] Atkinson A, Messy F A. Assessing financial literacy in 12 countries: An OECD/INFE international pilot exercise[J].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1, 10(4):657-665.
- [4] Behrman J R, Mitchell O S, Soo C K, and Bravo D. How Financial Literacy Affects Household Wealth Accumul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3):300-304.
- [5] Bowen C F. Financial knowledge of teens and their paren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Counseling and Planning*, 2002, 13(2): 93-102.
- [6] Campbell J Y. Household Fi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4):1552-1604.
- [7] Huston S J. Measuring Financial Literacy[J].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2010, 44.
- [8] Kempson H E, Whyley C M.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financial exclusion[J]. *The Police Press*, 1999(3):1-54.
- [9] Kim J.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inancial well-being[J]. *Consumer Interests Annual*, 2001(47):1-3.
- [10] Kramer M M. Financial Literacy, Confidence and Financial Advice Seek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6, 131(Part A):198-217.
- [11] Lusardi A, Michaud P C, Mitchell O S. Optimal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Wealth Inequal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125(2):431.
- [12] Lusardi A, Mitchell O S.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literacy: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4, 52 (1):5—44.
- [13] Lusardi A. Household saving behavior: The role of financial literacy, information,

- and financial education programs[J]. NBER Working Paper, 2008, 13824.
- [14]Markowitz H M . Portfolio selection[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52, 7(1):77.
- [15]Mitchell O S, Lusardi A. Financial Literacy and Economic Outcomes: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15.
- [16]Moore D L. Survey of financial literacy in Washington State: Knowledge, behavior,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s[M].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003.
- [17]Noctor M, Stoney S, Strading R. Financial literacy: A Discussion of Concepts and Competences of Financial Literacy and Opportunities for Its Introduction into Young People's Learning[R].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 Research, London, 1992.
- [18]OECD. Financial Market Trends: No. 89 Volume 2005 Issue 2: Abstract: Improving Financial Literacy: Analysis of Issues and Policies[J]. Financial Market Trends, 2005(2):117-135.
- [19]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J].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9, 55(1).
- [20]Lusardi A, Mitchell O S.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literacy: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4, 52 (1):5-44.
- [21]蔡庆丰,肖比诺,陈武元.从投资“现在”到投资“未来”:金融素养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J].教育发展研究,2022,42(20):33-46.
- [22]陈丽君,郁建兴,徐铤娜.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J].治理研究,2021,37(04):5-16+2.
- [23]董晓林,戴月,朱晨露.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决策的影响——基于 CHFS2013 的实证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03):44-52+146-147.
- [24]方杰,温忠麟,张敏强.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J].心理科学,2017,40(02):471-477.
- [25]方舒,王艺霏.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治理——基于 CFPS2014 数据的实证研究 [J].社会学评论,2021,9(03):181-198.
- [26]甘犁,尹志超,贾男等.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J].金融研究,2013,No. 394(04):1-14.
- [27]何学松,孔荣.金融素养、金融行为与农民收入——基于陕西省的农户调查[J].

-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02):1-11.
- [28]胡振,臧日宏.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影响股票市场参与吗?——基于中国城镇家庭的微观数据[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06):101-111.
- [29]胡振.金融素养与家庭财富积累——基于中国城镇家庭微观数据[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04):110-117.
- [30]贾立,袁涛,邓国营.金融素养能降低家庭债务负担吗——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0,35(03):98-112.
- [31]雷汉云,谭卓敏.金融素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2,38(01):81-84.
- [32]刘国强.我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现状研究——基于 2017 年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J].金融研究,2018(3):1-20.
- [33]刘培林,钱滔,黄先海,董雪兵.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37(08):117-129.
- [34]罗楚亮,李实,岳希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2013—2018)[J].中国社会科学,2021(01):33-54+204-205.
- [35]吕新博,赵伟.基于多维测度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学决策,2021(12):119-132.
- [36]孟德锋,田亮,严伟祥.金融素养与信用消费行为:以信用卡为例[J].金融论坛,2019,24(11):67-80.
- [37]单德朋.金融素养与城市贫困[J].中国工业经济,2019(04):136-154.
- [38]申云,李京蓉.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角[J].调研世界,2020(01):42-50.
- [39]宋宝琳.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能提升家庭财富水平吗?——基于城镇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投资研究,2021,40(04):29-46.
- [40]宋全云,吴雨,尹志超.金融素养与家庭创业存续[J].科研管理,2020,41(11):133-142.
- [41]谭燕芝,彭千芮.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02):62-77.
- [42]万海远,陈基平.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J].财贸经济,2021,42(12):18-33.

- [43]王正位,邓颖惠,廖理.知识改变命运:金融知识与微观收入流动性[J].金融研究,2016(12):111-127.
- [44]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05):731-745.
- [45]吴本健,毛宁,郭利华.“双重排斥”下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普惠效应[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1):94-100+190.
- [46]吴锬,吴卫星.理财建议可以作为金融素养的替代吗?[J].金融研究,2017(08):161-176.
- [47]吴卫星,吴锬,王璘.金融素养与家庭负债——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8,53(01):97-109.
- [48]吴卫星,吴锬,张旭阳.金融素养与家庭资产组合有效性[J].国际金融研究,2018(05):66-75.
- [49]吴卫星,张旭阳,吴锬.金融素养对家庭负债行为的影响——基于家庭贷款异性质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9(05):57-65.
- [50]吴卫星,张旭阳,吴锬.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基于理财规划与借贷约束的解释[J].金融研究,2021(08):119-137.
- [51]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理论导报,2021(10):1.
- [52]杨静,陆树程.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要求——学习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04):24-29+107.
- [53]杨柳,刘芷欣.金融素养对家庭商业保险消费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分析[J].消费经济,2019,35(05):53-63.
- [54]尹志超,宋全云,吴雨,彭嫦燕.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J].管理世界,2015(1):87-98.
- [55]尹志超,宋全云,吴雨.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J].经济研究,2014,49(04):62-75.
- [56]尹志超,张号栋.金融知识和中国家庭财富差距——来自 CHFS 数据的证据[J].国际金融研究,2017(10):76-86.
- [57]郁建兴,任杰.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J].政治学研究,2021(03):13-25+159-160.

- [58] 曾志耕,何青,吴雨,尹志超.金融知识与家庭投资组合多样性[J].经济学家,2015(06):86-94.
- [59] 张金林,董小凡,李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J].财经研究,2022,48(07):4-17+123.
- [60] 赵立业,吴卫星.金融素养有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吗——基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J].金融经济研究,2022,37(01):18-41.
- [61] 郑路,徐旻霞.传统家庭观念抑制了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吗?——基于金融信任与金融素养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21(06):133-151.
- [62] 周文,何雨晴.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J].经济纵横,2022(05):1-10+135.
- [63] 庄新田,汪天棋.金融素养对我国家庭养老规划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经济问题,2022(02):55-70.
- [64] 邹克,倪青山.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测度与实证[J].金融经济研究,2021,36(05):48-62.

致 谢

时光匆匆，短暂的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回望研究生期间的生活，有苦恼，更有喜悦。研究生的三年亦是新冠疫情肆虐的三年，在此期间，我们经历了封校期间漫长而苦闷的岁月，也体会过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感动。无论将来身处何处，我都将铭记这段百感交集的岁月。

首先，我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在日常学习和科研实践中的悉心指导。在此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导师在选题、研究方法与思路等方面给予我很多灵感。每当写作遇到瓶颈时，导师总能启发我的研究思路，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也感谢导师的关心与照顾。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父母对我学业的支持，让我能够拥有深造的机会。每当我遇到困难时，他们总是给予我鼓励和支持，做我最坚强的后盾，让我拥有前进的勇气。

最后，感谢读研期间，给予我陪伴的好朋友，她们犹如射进我生命里的一束阳光，总能在我悲伤低落时，给我温暖和光明。经此一别，我们山高路远，祝愿我们都能保持一颗热忱之心，坦然面对人生的坎坷和挑战，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熠熠生辉。